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十六章



拉撒路躺在铺着干草的粗麻布床上;然而他的心却在别处 在他的熟悉而又浩瀚的梦境。他很清楚,即便梦境演变成噩梦,他也能轻易地让自己清醒过来,重新编织出一幅更美好的梦境。然而,或许是出于某种奇特的感知,拉撒路意识到,唯一需要从中醒来的噩梦,便是他被囚禁在一扇简陋门后的现实。想到这里,他更加沉浸于梦境之中。毕竟,他独自一人坐在绿草茵茵的山顶,聆听着鸟儿的鸣唱,沐浴着夏日的温暖阳光。

翠绿的山峦映衬着深邃的蓝天 连绵起伏的丘陵和辽阔无垠的天空向四面八方延伸。他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城堡,它就坐落在他身后的山丘上。这座狭长而宽阔的建筑直插云霄,在碧绿的地平线上闪耀着耀眼的白色。它错落有致、层层叠叠的城墙光滑如镜,没有门窗。他起身,大步走向城堡,只回头看了一眼,仿佛是想碰巧瞥见自己还在干草床上安睡的身体,而他却已离去。

走到建筑狭窄的一侧,他发现一扇白色的门,门框边缘有一道昏暗的缝隙,隐约可见。拉扎勒斯推开门,露出一条通往内部的黑暗走廊。就像修道院的贝尼翁一样。

隧道的墙壁石头呈墓穴般的灰色,湿漉漉地闪着光泽;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甜腻气味。好奇心驱使着他,他悄悄地爬了出去。

他的瞳孔不断放大,目光随着昏暗走廊的曲折蜿蜒而移动。他的双脚踩在潮湿的走廊石板上,如同冰块般冰冷。当他转过一个拐角时,他突然停住,竖起耳朵,循着远处回荡的尖叫声望去。在他面前,一段灯光照亮的走廊……

旗帜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向他招手。

对拉撒路来说,这完全是一场梦。他循着光亮发现了一个入口。他探头望去,看到一个挤满了人的大房间。他走了进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是环顾四周。仿佛他的出现对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他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衣着单薄、手持阔剑的士兵沿着火把照亮的墙壁列队;在他面前,一个身穿长袍、头戴兜帽的男人站在一张祭坛般的桌子后面,手里拿着……

他身旁拄着一根高高的拐杖。拉撒路立刻认出他是个祭司之类的人物。拉撒路仔细观察着他脸上的细微特征,希望能看出他的面容,却只在兜帽下发现了一片模糊的黑色。然而,石桌的表面却清晰可见。

只见它面目全非,焦黑一片,或许是之前多次火灾留下的痕迹。它漆黑一片,甚至比修道院地下墓穴墙壁上那些被烟灰覆盖的雕刻还要黑。他望向祭坛后面,只见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牧师身旁,那人身材高大,赤身裸体,衣衫褴褛,正死死地盯着拉撒路。

“把他带出来!”牧师朝门口喊道。

埃尔乔猛地转身,发现两个士兵正匆匆忙忙地拖着一个瘦骨嶙峋、赤身裸体的囚犯走进房间。拉扎勒斯后退一步,歪着头,试图弄明白这个浑身是汗的男人为何如此痛苦。他与俘虏们搏斗得十分激烈:踢打、呼哧呼哧,口吐白沫,翻着白眼,挥舞着……

他那光秃秃的脑袋四处张望。两名士兵把那人按在房间中央,强迫他跪下,然后张开他的双臂,把他固定住。

“他必须得到公正的对待,”没有面孔的牧师喊道,同时用拐杖敲击着石板地面。

“这样对吗?”拉撒路问道。

牧师转过身告诉他:“他必须被治好。”

拉撒路看向祭司身旁那个衣衫褴褛的男人,那人只是点了点头,目光冷冷地盯着他。拉撒路转过身,喃喃自语道:“固定住了?”然而,还没等他看清那野人的眼睛,一个魁梧的士兵挥舞着阔剑,砍下了那人的头颅,头颅滚落在拉撒路身旁的地板上。他跳开,目光在孤零零的头颅和瘫软的躯干之间来回扫视,那躯干仍然被两个士兵紧紧地按在原地。

随即,两个身披兽皮的肥胖侏儒大步走进房间。一个拿着一把弯刀,另一个挥舞着石匠锤和一根长铁钉。拿刀的侏儒迅速跑到尸体旁,用刀从断颈处削下一块块血肉,抹平了阔剑留下的棱角。另一个矮个子则捡起死者的头颅,把它搬到躯干的后方。

于是两个矮人配合默契;第一个矮人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让第二个矮人爬到他背上,手里还拿着头颅和锤子。上面的矮人把头颅反放在躯干上,掰开头颅的嘴,用铁钉穿过舌头,将头颅牢牢地固定在躯干上。然后,两个矮人像来时一样迅速地离开了房间。

拉撒路麻木了,他转过身去,不去理会这怪诞的景象,质问祭司。

“为什么?”

对此,牧师平静地回答说:“他曾经是个魔鬼;他曾经堕落,但现在他已经痊愈了。”

“修好了?不,他坏了!”拉撒路喊道,“他死了!”

“他不再受自己狂野情欲的困扰了,”神父解释说。“他内心平静,现在他安定下来了。”

“他的头向后仰了!他是怎么固定住的?”

那位面目模糊的祭司愣愣地盯着拉撒路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兜帽下点了点头,说道:“我看你也同样热情似火 同样心碎。”他指了指拉撒路,转身对士兵们说:“也把他治好。”

拉扎勒斯缓缓后退,结结巴巴地说:“不,我已经好了。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这时,一个手持沾满鲜血的阔剑的高大士兵朝他走来。

拉撒路转身逃出房间,沿着他来时的黑色走廊狂奔,却突然发现,曾经熟悉的走廊曲折蜿蜒已然改变。每转过一个弯,每分岔一条通道,就有更多的岔路,仿佛走廊突然爆裂成一张隧道网,最终形成一个看似无法逃脱的黑色迷宫。每一条新的通道似乎都比前一条更加错综复杂,仿佛每一条楼梯都只会将他引向更高更深处,进入这座巨大的白色城堡。他仿佛又想起了在修道院地下墓穴中被追赶时,士兵们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叫声……

他现在听到了类似的追赶卫兵的声音。然而,他心里清楚自己只是在做梦,因为他的身体在别处在远离他的地方 被一扇简陋的门封在里面,一片死寂,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像巴斯顿地穴里的一具尸体一样。

然而,拉撒路迅速绕过另一个拐角,发现了一扇粗糙的铁门,他迅速钻了进去,把自己锁在里面,尽管一群……
士兵们从他身边鱼贯而过,脚步声渐渐远去。拉撒路颓然地靠在门上,叹了口气。

“你一定不在这里,”他身后传来一个喘息的声音低语。
拉撒路惊愕地转过身。在他面前,在这间狭小、封闭、杂乱的房间里,……
一名男子躺在柱床上,身上盖着床单,只露出头部。
借着附近油灯的微光,拉撒路找到了那人熟悉的面容。

“你怎么可能既在这里,又在那里呢?”拉撒路指着里面问道。
他来的方向。

“哦,不,不是我。我们长得真像,”那人用病态而空洞的声音说道,“是我邪恶的兄弟,你刚才看到他站在牧师旁边了。他找到你的时候会杀了你。这里不安全。他会来的;他总是会来这里。”
说着,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一边打嗝一边呻吟,仿佛突然感到彻骨的寒冷,便将床单拉得更紧,盖住脖子。

“你怎么了?”拉撒路走上前问道。
“您真是好心,年轻人。我现在好多了 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您必须离开,以免他像对我一样来找您。”
拉撒路正要转身离开,却听到越来越响的沉重脚步声,或许是之前他躲过的士兵们发出的声音。他环顾房间,走近那人问道:“还有其他出路吗?”

“你得躲起来,”那人回答说,“他来抓我们了!”他翻身滚到床的另一边,坐了起来,苍白的背对着拉撒路,回头斥责道:“你不该在这里,吵醒我休息!可你偏要来!”

门外传来喊叫声;门嘎嘎作响,仿佛拳头重重地砸在门上。
“现在我得把你藏起来,别让他看见你!快来!”他喊道,站起身来转过身。当赤身裸体的男人正对着拉撒路时,埃尔乔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融化了;因为那男人的整个躯干都是空心的,内脏都被掏空了。
他的器官空空如也 只露出一个布满肋骨、张开着的红色子宫状组织,在房间的灯光下闪闪发光。空心人踱来踱去,指着自己的空腔。“快!你必须躲起来!”

即使敲门声仍在继续,拉撒路还是后退了一步。“里面有人吗?”
不,带我去别的地方。
“别无他处!现在,进来吧,我会救你脱离他的魔爪!”
仿佛门板随着整支军队的鼓声轰鸣作响;

拉撒路让步了,将自己完全送入了那人温暖湿润的体内。

拉撒路进入屋内后,就像一只待在母亲育儿袋里的有袋动物,从人壳里探出头来。这时,拉撒路跟在她身后,那位外表隆起、挺着孕肚的女子转身走向房间后墙,来到一扇敞开的窗户前,窗外是夜空。

“可是我没看见墙上有窗户,”拉撒路说道,“而且日光也不见了?怎么可能呢?”

“闭嘴,”那人低声斥责道,“免得他发现我们!我们躲在窗外,他或许会以为房间里没人。”说着,那人跨坐在窗台上,拉撒路瞥见了地面,那地面似乎离他很远,就像无数级台阶加起来的高度一样。

他之前曾爬上去,才找到那间空荡荡的房间。“我们把自己吊死在外面。他不会发现里面没人,就会去别的地方继续搜寻。”说完,他便垂下身子,靠在城堡外墙上,只用手指勉强支撑着不至于坠落。

“在别处?”拉扎勒斯问道;他挪动了一下身子,却发现自己的翅膀被牢牢地压在了那人的肋骨之间。

“安静点!嘘!”男人低声说道,这时一声巨响传来,表明邪恶的兄弟已经成功闯入。

拉撒路屏住呼吸,听见那个善良之人的邪恶孪生兄弟咆哮着:“逮捕他!不许用刀!我要那个受伤的孩子毫发无损!”对他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正是那位名叫伯恩上尉的男子的声音。

拉扎勒斯从窗外听到一片混乱,或许会觉得士兵们把房间的每个角落都翻了个底朝天。随后,房间又恢复了平静,这或许意味着搜寻队已经离开了。

突然,伯恩船长那阴森森的声音从上方传来:“瞧,你肚子里还怀着约拿呢。”

“你不能这么做!求求你,哥哥!帮我从窗户出去!我一个人撑不住两个……”

我们!”

“兄弟,时候到了。你还没完全走上正轨。你身上有些不对劲。”

“救命!我要摔倒了”

拉撒路从空心人身上伸出一只胳膊,试图抓住边缘,但边缘却向他坠落。他坠向地面,仍然被困在肋骨构成的牢笼中。

砰!他重重地摔在地上,仿佛要夺走自己的呼吸;然而,他却从那破碎的人壳中爬了出来,试图唤醒他。“我们必须

快跑!快走!”然而,那位好人已经死了。拉撒路停下来,思索着这可怕的一幕。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噩梦的雏形 也许他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醒来,从而摆脱这种境地。

“嗷呜!”拉撒路转过身,看到身旁有一条红色的大狗,正追着自己的尾巴跑来跑去。他缓缓站起身,那只毛发蓬乱的野兽突然停了下来,转过身来,仿佛突然注意到了他。然后它爬了出来,停了下来。在星光下,拉撒路看清了它病态的面容 它的眼睛泪汪汪的,嘴里吐着白沫,四肢摇摇晃晃,鲜红的毛发油腻地纠缠在一起。它就像一个四条腿的死神,不愿接受自己的存在。野兽神志恍惚地向拉撒路哀求,露出断牙腐烂的牙齿:“好心的先生,我必须亲吻您的脖子。我求求您,请帮帮我。”

祝您健康。

“我……请原谅我;我……不能,”拉撒路喃喃自语,一边后退一边远离那条奄奄一息的狗。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孤零零的山丘上,没有一座白色城堡的踪迹。这里也没有树木;除了绵延不绝、仿佛无边无际的丘陵,以及眼前这头病恹恹的野兽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但你必须这么做,”那动物在心里坚持道。它蹒跚着走上前,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同时露出更多腐烂的牙齿。“我只需要一个吻。”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温柔待你。
拉撒路摇了摇头。“不,我不能。你这个人有问题 还有你向我提出的要求。”

“没什么大碍。只要你亲我一下,我就能痊愈。”

“那我以后会怎么样呢?”拉撒路问道,同时迅速后退了一步。
那野兽小跑着跟在他身后,心里自言自语道:“好心的先生,请您借我一下您的脖子,让我亲一下吧。”
拉撒路转身飞走了。他跃入空中,展开双翼,朝着夜空飞去。

那条死狗跟在他身后;它没有奔跑,而是继续紧随其后小跑,嘴里重复着脑海中的话:“先生,您的脖子?”

拉撒路拍打着翅膀,却丝毫没有上升。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前跳跃,挣扎着……
他折断了翅膀,重新站了起来,自己看起来就像一只被剪掉翅膀的鸟,试图飞翔。在拉撒路看来,空气似乎失去了张力,使他的翅膀无法产生任何明显的升力。他偷偷地回头看了一眼,看到了那条狗。
仍然跟在他身后;然而,这头野兽现在用后腿直立行走。

“先生,您的脖子?!”

拉撒路收起翅膀,拔腿狂奔。他翻山越岭,逃离那怪兽,却寸步难行。仿佛空气凝固了,又仿佛他正穿过水面。他找不到隐蔽的藏身之处,也找不到笔直的小路,因为这片土地无边无际,崎岖不平,四通八达。对他而言,

最令人困扰的想法是,他不是在做梦。他无法从这一刻醒来,这一刻在各方面都像是一场无休止的噩梦。

他再次转身,发现那只直立的狗已经变成了他记忆中白色城堡里的那位戴兜帽的牧师。

“先生,您的脖子怎么样了?”牧师一边喊着,一边拄着高高的拐杖追了上去。“包扎一下。我!”

“不!”拉撒路啐了一口。“别管我!”

“不!”身穿长袍的男人重复道,“救救我!”

拉撒路仍迈着大步,看见那人拉下兜帽,露出了那张熟悉的脸。也属于那对双胞胎兄弟。现在他们有三个了。

他奋力向前,迎着如同水流般的风,直到双手几乎触地。然后他抓住草地,一边奔跑一边用双臂撑地。每迈出一步,他的手指就抓着地面,拖拽着泥土飞扬,速度越来越快。他又一次……

他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自己和牧师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然后他猛地向前冲去,四肢稳稳地立在地上,飞奔过山丘,开辟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就在这时,他看到自己的面部特征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一个长长的鼻子伸进了他的视线。他像一只野狗一样,迎着风飞驰而去。

砰!一声巨响!拉撒路惊恐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只见火把和全副武装的士兵涌入房间,将他团团围住。在一阵看似混乱却又迅猛的混乱中,拉撒路发现自己被捆绑起来,迅速地被带出了房间。那些人拖着他穿过一条走廊,这条走廊远离深渊之门,朝着城堡的中心方向延伸。

一排排严阵以待的士兵列队在他穿过畅通无阻的通道、拾级而上、进入更宽敞的二楼走廊的路上。押送人员领着拉扎勒斯穿过拱形门廊。途中,干草、汗水、尿液和血腥味的混合气味愈发浓烈;拉扎勒斯皱了皱他那埃尔乔式的鼻子。

最后,他看到墙壁消失,露出一个巨大的围墙。一个有着高耸墙壁和拱形天花板的大厅。那些人把他带到大厅中央,

他们命令他待在那里,然后与其他士兵会合,士兵们则靠着城墙站着。拉撒路的出现引发了一连串的窃窃私语和惊呼声,这些声音在整个大厅里回荡,各种声响混杂在一起,仿佛是一声巨响。

那声音如同巨蛇不停嘶嘶作响。拉撒路环顾大厅,它聚集的人群。

在他左侧,一群惊恐的妇女和孩子们挤在一排拱门前。他从他们中间看到了熟悉的男仆,那人原本是来服侍他的,但他却让他端着肉走了。然而,他却没看到洗衣妇和她的三个女仆。越过仆人和孩子们,他注意到一排士兵正伸长脖子,想看得更清楚些。

在他面前,一个高高的、类似舞台的平台从墙壁延伸而出,平台上列着几排男子,排列得如同唱诗班成员一般。其中一些是身着盛装的骑士,另一些则穿着显贵的长袍;然而,大多数人的穿着都很朴素。

在他们正前方,平台上摆放着一张长长的多腿桌子。一张破旧皱巴巴的桌布只盖住了桌面的三分之一,多余的部分垂落在石板地上。桌布上沾满了褐色的斑点和污渍,像是刀剑挥舞时溅出的鲜血。桌面裸露的部分堆满了头盔、刀剑和其他杂物。

桌子右侧的首位上,坐着一个男人,他坐在一把雕工精细但部分破损的椅子上。他双腿交叠,双脚抬起,沾满鲜血的靴子搁在桌面上。对拉撒路而言,他威严的气场和无处不在的目光暗示着绝对权威的身份。

权威 他是桌边唯一一位男士。此人身材魁梧。

他双眼间距较宽,脸颊宽阔,蓄着浓密的胡须。浓密的头发紧贴着头皮,仿佛被汗水浸透的头盔挤压得扁塌。他的右臂缠着绷带,完好的那只手拿着一张羊皮纸。总而言之,他的姿态和神态都透着一股心事重重的神情,仿佛被突如其来的干扰打断了思绪。

在他右侧,一排排严阵以待的弩手列队在高墙两侧排列的粗壮木柱前。墙中央是一个宽大的入口,入口的门框和铁条双扇门都已破损弯曲。门半开着,露出了夜空,拉撒路瞥见了最上方的星辰。

一轮弯月从城墙顶端凝视着他。

“天空从未感觉如此近在咫尺,却又如此遥远,”他感慨道。

他回头望去,朝着他进来的走廊入口望去,看到了它。

墙内同样挤满了士兵;然而,相邻的后墙却无人防守,墙根处只堆放着塞满干草的粗麻布垫料。墙上,墙上挂着一排古老的挂毯,上面绣着色彩鲜艳的徽章和纹章。然而,这些挂毯排列得如此对称,以至于它们之间露出了一块空白区域。这片区域似乎亟需遮盖,因为它是由颜色较浅的墙石构成。

“拉撒路·戈古;你自称是吗?”

拉撒路转过身,发现那人已经站了起来,手里还拿着那张羊皮纸。

“我是休贡大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

“大人。”拉撒路深深鞠躬,向他致敬。他起身去看雨果。

用审视的目光仔细查看羊皮纸。

拉撒路一边读着,一边看见他歪着头;抿着嘴唇,扬起眉毛;抬起头,瞥了他一眼。

拉撒路点了点头,简短地回答道:“我的主。”

“你这么说,”休贡高声说道。他转身,从那群如同唱诗班般的人群中,召来一位身着长袍的显贵。那人落座后,休贡

他指着羊皮纸对拉撒路说:“我也会亲眼所见。”

拉撒路看着那位衣着考究的中年男子将一叠崭新的羊皮纸放在桌上。身着长袍的男子在羊皮纸旁放了几瓶墨水和一支羽毛笔,然后开始忙着组装一个精巧的黄铜三脚架。拉撒路叹了口气,偷偷瞥了一眼破旧的大厅大门和高悬的月亮。

“慢慢地,向前走。”休贡命令道。

拉撒路走近时,雨果用手拦住了他,说:“待在那儿别动。”

拉扎勒斯照做了,然后继续观察那人对金属装置的精心准备。这件奇特的装置由三条展开的支腿支撑,高约一英尺;其框架内垂直支撑着一个固定的凹面黄铜盘,直径略小于一英尺。拉扎勒斯注意到黄铜盘闪亮的内表面,宛如一面精美的黄铜镜,整个表面都闪闪发光,只有一圈薄薄的、完整无损的、未经抛光的边缘部分例外,那边缘部分似乎刻有精细的图案。那人将黄铜盘固定在支架上;当他用一系列安装好的杠杆调整装置的水平 and 垂直角度时,拉扎勒斯仔细观察着它未经修饰的背面。背面刻着一幅大型的精美图案——一条盘绕成环的带翼蛇,正在吞噬自己的尾巴。

然而,这台装置的复杂性和非凡设计并不止于碟形物镜。三脚架上靠近操作者的两条支腿支撑着一个悬空的凸出平台,平台上放置着一个带有滑动快门的反射式小型外壳。

那人将一根点燃的蜡烛放进去。他一边调整快门,一边对焦在黄铜镜上,直到拉撒路看到那人的脸在火焰的映照下闪闪发光。然后,那人他转向雨果,眼中闪着光芒,点了点头;但他又竖起一根手指,好像在暗示还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拉扎勒斯的目光也转向了于贡;然而,在他的目光扫过之后,他认出了桌子后面像唱诗班一样排列的人群中一张熟悉的面孔——以及随之而来的出乎意料的冷漠和疏离的目光,那不是别人,正是达尔西库尔勋爵本人。

拉扎勒斯与他对视,或许是希望从中能窥见一丝愿意伸出援手的迹象。然而,达尔西库尔只是从另一个坐着的人的肩膀后面瞥了他一眼,目光空洞,什么也没给拉扎勒斯。

休贡一边摇晃着羊皮纸,一边质问拉撒路:“我手里拿着你的证词记录。你自称是拉撒路·戈古,一个基督徒飞行员。”

休贡皱起眉头,点了点头。“我们拭目以待。”

“达尔西库尔大人,”拉撒路朝着被废黜的大人喊道,“大人,如果您不介意,我恳求您的帮助。”然而,达尔西库尔始终没有露面。

“闭嘴!”休贡怒吼一声,将羊皮纸扔到桌上,从高台上跃下。他拔出匕首,冲向拉扎勒斯。

拉扎勒斯屏住了呼吸,休贡把刀架在了他的喉咙上。

雨果的话语响彻整个大厅:“我是这片土地唯一的领主!”

胆敢再提他的名字,你的脑袋就该跪倒在我脚下!你听明白了吗?

拉撒路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主啊,请原谅我。”

“只有这一次,”休贡严厉地回答道,“这种冒犯我只原谅一次。”

“您仁慈啊,我的主,”拉扎勒斯说道,目光垂落到休贡手中的刀刃上。

休贡收回刀,咕哝道:“没错,我的确在这里;但我不和那些可能在我睡梦中密谋杀害我的人在一起。”他抓住拉撒路的胳膊,把他领到那个身穿长袍的人和他那奇特的黄铜装置前,同时问那人:“你的菜准备好了吗?”

“再等一会儿,”那人说道,然后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纠正了休贡,“月窗,大人——这不是一道菜。”

“快点!”休贡对着拉撒路面前的人厉声说道,“我必须知道。”

他深深地凝视着拉扎勒斯的眼睛,喃喃自语道:“真是湛蓝,如同最深邃的大海。”他用刀尖轻触拉扎勒斯的脸颊。“睁开。”

拉撒路张开了嘴。

“你的牙齿真大 跟狼的牙齿一样。”他用刀尖轻敲拉扎勒斯的一颗犬齿,拉扎勒斯吓得跳了起来,捂住了嘴。“确实如此。”休贡对着皱着眉头的拉扎勒斯冷笑一声,然后走到他身边。

拉撒路用眼角余光看着他。

休贡轻轻地用匕首拨开一缕黑发,露出拉撒路下垂的耳朵。“这是什么怪耳朵:猫的、狗的,还是恶魔的?”

“我是基督徒,我的主,”拉撒路辩解道。

“正如你所说,”休贡回答道,同时绕到他身后。“那么,这些可怕的翅膀究竟是哪种鸟、蝙蝠还是野兽的呢?”

“我是个会飞的人,主啊,”拉撒路回答说。“我是个会飞的基督徒。”

“你这么说;然而,我只在对恶魔和龙的描述中见过这样的翅膀。它们没有羽毛,也不像天使的翅膀那样美丽。”

“我从未见过任何关于基督徒飞行员的素描描述。”休贡凑到他身边,低声问道:“你对此有何看法?”

拉撒路咬紧牙关,转过身对休贡说:“如果您不介意,大人,您可以让人为我画一幅肖像。”

休贡身形一闪,后退一步,举起剑,又放下,轻笑一声,点点头,承认道:“而且也很聪明。不过,如果你能 好心地展开你的翅膀,我会更加高兴。”

拉撒路叹了口气,展开双翼;整个大厅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安静!”休贡厉声喝道,目光始终无法从拉撒路身上移开。他后退一步,打量着那对庞大的翅膀,从翼尖到翼尖,然后摇了摇头。“这绝不是天使的翅膀 太像野兽了 简直可怕。”

拉撒路收拢了翅膀,雨果在他周围盘旋,探头越过桌子向外张望。

他朝着一位衣衫不整的骑士走去,问道:“你找到主教和书记官了吗?”

“不,大人,”士兵粗声粗气地回答,“他们不在死者之列。”

休贡点点头,带着明显的失望转过身去看着拉扎勒斯。他清了清嗓子,快步走到拉扎勒斯跟前,重新抱起双臂,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你在宣誓供词中声称,你能不休息地飞行半个晚上。”

“是的,大人。”

休贡眯起眼睛,向前倾身,问道:“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说‘半个晚上’,而不是‘半天’?”休贡向拉撒路倾身,

如此之近,拉撒路甚至能感觉到他鼻息的气息。休贡拉了拉撒路的皮项链,露出黑色衬衫下那枚木制的祈祷十字架。“有什么能阻止你在白昼飞翔吗?”他一边用手指摩挲着十字架,一边目光如炬地盯着拉撒路,等待着……

回复。

拉撒路移开视线,沉思片刻后回答道:“主啊,傍晚凉爽的天空更适合飞行。”

休贡抿着嘴唇,思索片刻后点了点头。“我想,飞行并非易事;正如有些战斗在月光下进行更为有利。”说着,他狠狠地瞪了拉扎勒斯一眼,继续说道,“也正如有些人在沉睡中被杀死最为有效。”

“或许,正如您所说,我的主,”拉撒路说道。

胡贡松开祈祷十字架,后退一步,亮出匕首。“举起手来。”

拉撒路咬紧牙关,休贡割断了绑住他手腕的绳子,说道:“你长着恶魔的牙齿;魔鬼的耳朵;龙的翅膀;还有一双冰冷的蓝色眼睛,像冰冷的海洋一样从你的眼中流淌出来。”

绳子滑落,盘绕在地板上。

“主啊,我是一名基督徒,正在飞行”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雨果惊呼道。

拉撒路歪了歪头。

休贡说道:“我解开你的束缚,并非出于信任或善意。”

“大人?”

胡贡解释道:“只要恶魔被束缚,它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挣脱束缚。现在,你可以在我面前自由地说话做事了。”说完,胡贡收起剑,双手空空。“如果你想杀了我,现在就是时候了。”

拉扎勒斯偷偷瞥了一眼于贡身后,发现达尔西库尔仍然躲在其他人后面。然后他开口对于贡说:“大人,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不管你的愿望或言辞如何,”休贡冷冷地说道,他抓住拉扎勒斯的手臂,把他拉得更靠近桌边身穿长袍的男人,“我一定会弄清你的真实意图。”

从月球板上。”他问那人:“你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了,大人,”那人回答道,然后探头看了看装置侧面,低声对休贡说,“这不是月盘 不是窗碟 也不是窗盘。”

这是一扇月窗。

于贡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打发他走了。“就这样吧!你爱干嘛干嘛;我

现在把那个长着翅膀的人带到你们面前来。

“月窗,大人?”拉撒路问道。

休贡怒视着他。“的确如此。命运之眼,唯一真正的神圣之眼 它永远地刻画着尚未出生之人的生命,以及尚未诞生的王国的轮廓。”

“刻在石头上。”休贡一边做着手势,一边张开手,把拉撒路介绍给那位身穿长袍的人:

“我可以向您介绍一下我那位神奇的占星家兼祭司,阿尔贝亚德·德·埃尔霍西吗?作为先知中的先知,也是我的私人预言家,阿尔贝亚德就是那个亲眼看到你潜入我塔楼的窗户,趁我熟睡时用匕首杀死我的人。”

拉撒路咬紧牙关,闭上双眼,思索着这看似荒谬的指控。短暂的思考后,他意识到有人已经将此事告知了雨果。

他设想了一个阴谋,计划中包括他自己、一把匕首和一扇塔楼窗户。他望向达尔西库尔的方向,目光搜寻着他;然而,这位落败的领主仍然隐藏在人群中。他转身环顾仆人,试图在人群中找到另一张熟悉的面孔;然而,他没有找到他的贴身男仆。同样,他也没有在人群中发现洗衣妇和她的侍女们。拉撒路叹了口气,用显而易见的事实为自己辩解道:“然而,您并没有死,我的领主。而且,自从我来到这里,就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我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

休贡冷笑一声,点了点头。“哦,但你确实做到了 就在三个晚上之后 但我阻止了你那杀人的手!”

一阵眩晕袭来,拉撒路深吸了一口气。“主啊,恕我直言,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他摇了摇头。“如果您真像您所说的那样阻止了我,那么即便在三天后的晚上,我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对此,休贡回答说:“这是上帝的恩典,我的占星家和他那神奇的窗盘”

“月窗,大人,”阿尔比尔德和蔼地插话道。

“正是他,”休贡肯定道,并继续说道,“凭借阿尔比尔德的馈赠,以及他那台 受祝福的机器,我能够预见事件的发生。的确,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雨果转身向全场宣布:“ 即将成为多国之王!”

他的士兵们举起武器,齐声高呼,如同合唱团一般。雨果微笑着,然后让他们安静下来。

他用安抚的手抚摸着大厅。他转向拉撒路,断言道:“这需要的远不止这些。”

一个会飞的人和一把匕首,要颠覆我上帝赋予我的命运。

拉撒路看向阿尔比尔德;然而,那身穿长袍的人只是眯起眼睛回以他一眼,一边点头,一边重新摆放好面前的羊皮纸。那人从井里拔出一支羽毛笔,轻轻敲干笔尖,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着手头的准备工作。

休贡告诉：“大人,时候到了。”

休贡点头表示同意,并命令拉扎勒斯留在原地。然后他走上石台,绕过桌子,将匕首扔在桌上。

当他回到那张半烧焦的椅子上时,于贡向大厅里的所有人喊道：“我所有的卫兵都知道规矩 我要保持绝对安静。”然后他转身……
城堡里的仆人们。“我希望我的新仆人们也遵守同样的规矩。此外,每个女人都要照看好身边的孩子;如果有人打扰到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要负责。我的手下会迅速制止任何骚乱 甚至可以动手!记住我的话,一旦发生骚乱,就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搞定了!现在,各就各位吧!

女人们在聚集的仆人中四处奔逃,抓住孩子,把他们拉向她们的胸部,手指抵着嘴唇,在她们耳边恶狠狠地低语。孩子们点点头,女人们把他们抱在怀里,仆人们之间恢复了平静。

休贡回头望了一眼,对着墙边一排身着长袍的显贵和骑士们说道：“都让开,给启示腾出地方。”人群如同波浪般散开,只剩下休贡和他的占星师。他转身指向拉扎勒斯,发出简短而严厉的警告：“动一下,或者开口说话,你就死定了。”然后,他朝站在大厅破旧双扇门前的弩手们打了个响指,接着又向拉扎勒斯示意。弩手们立刻照做,弓箭对准了拉扎勒斯。

拉扎勒斯屏住呼吸,目光从休贡转向占星家,然后又移到他们身后桌子旁那群来回走动的人群。随着人群继续散开,沿着墙壁往下走,拉扎勒斯再次看到了达尔西库尔勋爵的脸。

两人目光交汇。然而,达尔西库尔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移动;他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目光冷冷地盯着他。拉扎勒斯摇了摇头,耸了耸肩,无声地问道：“为什么?”

那一刻,拉扎勒斯彻底明白了达尔西库尔为何一直疏远他。还没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拉扎勒斯就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嘶嘶声,震动了整个大厅 原来达尔西库尔勋爵没有躯干;取而代之的是一根高高的落地烛台的杆子像长矛一样支撑着他被砍下的头颅。

“举弓!围住他!”休贡喊道。士兵们听从他的命令飞奔而去;弩手们举起武器,旁边一排剑士也脱离队伍,蜂拥而至,将拉撒路团团围住,形成一个密密麻麻的剑阵。“如果他

“动起来,把他撞死!”然后他直接对拉撒路说:“我禁止一切魔鬼的言语和恶魔的尖叫!不管你是不是会飞的人;如果你再对我发出嘶嘶声,你就死在你站的地方。”

“不可”

“沉默!”

拉扎勒斯别过脸去;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看到的都只有高举的刀刃。一滴汗珠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的耳朵发烫,脑海中闪过克洛狄乌斯修士和他那根用来惩戒的教鞭的画面。

胡贡在占星家的另一边气冲冲地走来走去,不耐烦地打着响指,指着月亮窗。

占星家将蘸过墨水的羽毛笔放在空白的羊皮纸上,然后身体倾斜,正对着镜面盘子。

整个大厅里,连一声咳嗽或喷嚏都没有打破规定的安静状态;占星家坐在那里,被月窗汇聚的光芒深深吸引。

拉扎勒斯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人身上;他锐利的目光与三脚架反光板的光芒融为一体。那人眉头紧锁,双眼如同猛禽般后仰,凝视着虚无。他嘴唇微微颤抖,喃喃自语,休贡小心翼翼地后退,以免打扰他。

休贡悄悄绕到阿尔比尔德身后,越过他的肩膀,盯着那张空白的羊皮纸。这位被催眠的占星家虽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装置,却还是写了一些字,而休贡则在一旁默默地念着:

野生动物与豺狼聚集的地方

恶魔们聚集在一起,发出刺耳的叫喊声

静静地栖息着,如此俯瞰着猫头鹰的巢穴

一个肆虐的天使阴影盘旋而下

唤起欲望,企图窃取他的种子

在梦中,这位魔后是否会繁衍后代

她一边和男人切磋,一边

占星家转向胡贡,他的脸在月窗的光芒中显得格外明亮。

“天哪,不!”他喘着气说,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休贡向后仰了仰身子,若有所思。“天知道是什么?”

月窗立刻吸引了两人的注意;它此刻泛着蓝光;而且,在其中心,一个更明亮的蓝光点向外扩散,逐渐膨胀。

变成一个蔚蓝色的圆环,缓缓向外扩展,直至黄铜镜的圆形边缘。

“这又是什么新玩意儿?”休贡问道,一边从占星师和他的月窗旁退开。“发生了什么事?”他从桌上拔出匕首。“你这是怎么了?”

占星家抬头望着休贡,又哭又笑。他耸了耸肩。“是他母亲。”

他用拇指在额头上划了个十字,一边说着,一边含着泪笑着站起身来,面对着于贡。“圣丹尼斯,保佑我们。”

休贡将匕首抵在占星家的胸口。“冷静点!告诉我!”

那人含糊其辞地回答道:“他的母亲 不 我们不能谈论她,大人!”

他抓住休贡的胳膊。“别在这里!别现在!不行!”

休贡转身,一巴掌将月窗从桌上拍落,月窗飞过大厅,落在惊恐万分的仆人们面前。他用刀抵住占星家的脖子。“他母亲呢?”

那人失禁了,哭了起来。

于贡追问:“她是谁?”

“她就是 我求求您,大人。”

胡贡将刀抵在下颌下方。

“她是:莉莉 我的天哪,我们不能!”

休贡抽出一滴血。“小 小什么?”

“不,”占星家坚持道,“大人,现在不行!”

“就是现在!”休贡低吼道。

“莉莉丝!海勒尔!路西法尔!晨星!她有很多名字,”他喊道,然后倒了下去。

他瘫倒在地,崩溃成一个沉浸在自我世界里、嚎啕大哭的狼狈模样的男人。

“轰隆!轰隆!”远处城堡大厅外传来阵阵号角声。胡贡将注意力转向大厅那扇半锁的铁门,示意士兵们加固入口。大厅外,在远处急促的征召声中,胡贡听到大门外传来仓促的防御命令,以及士兵垂死挣扎的凄厉惨叫。

拳头和长戟的敲击声震耳欲聋;紧张的气氛中夹杂着压抑的急促喊声。

大厅内一片死寂,数百双眼睛紧盯着双扇大门。拉撒路环顾四周,只见一个孤零零的男孩正穿梭在哭泣的孩童和妇女之间。男孩蹲在月窗旁,四处张望,却发现拉撒路正注视着他。

他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朝拉撒路做了个手势,然后把手指按在嘴唇上,拿起月窗,悄悄地溜回了他来的地方。

拉撒路转头看向于贡,发现他正焦躁地转着身子,对着达尔西库尔的首领喊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

表面上看,休贡短暂的凝视似乎试图从中探寻任何蛛丝马迹。

或许能从中窥见某种策略;即便这策略荒谬至极,比如在他攻占敌方防御工事之后再发起攻击。然而,他很快就将那颗被砍下的头颅,以及自己那不靠谱的推测抛诸脑后;他转向那位倒下的占星师。“她是谁?这个拥有众多名字的魔女究竟是什么人?”

轰!一声巨响,震得大厅连根拔起。仆人和士兵们四散奔逃,屋顶的碎石如雨点般砸向大厅中央的地板;爆炸的威力几乎将所有守卫都震倒在地。瓦砾从屋顶倾泻而下,浓密的尘埃柱倾泻而下,向四周扩散,漫天飞舞的沙砾和灰烬充斥着大厅的每一个角落。爆炸过后 在那短暂而平静的时刻,人们笨拙地整理好身子 当最后一丝尘埃落定,寂静如屏息般笼罩着大厅

妇女儿童尖叫起来;男人们四散奔逃;剑士们也纷纷逃离拉扎勒斯,只留下他蹲伏在地,仿佛随时准备扑向眼前揭开面纱的庞然大物。拉扎勒斯耳朵向后贴着,双眼圆睁,双翼张开,獠牙毕露,对着散去的薄雾中显露出的身影发出嘶嘶声。在他面前,猪巨人拍打着翅膀,利爪在空中划过,獠牙高高扬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甚至连城堡都为之震动。

墙石。

在摇摇欲坠的穹顶之下,巨大的橡木柱在支撑石块移动的重压下,轮番断裂。渐渐地,如同巴别塔崩塌一般,大厅的屋顶越来越大,最终都失去了对天空的支撑。整片整片的屋顶坍塌了。所有的石块如同雷神之锤的重击般坠落大地,将成排的士兵夷为平地。毫发无损的士兵们与巨兽交战,弩手和弓箭手们纷纷举起武器,用箭矢和弩箭覆盖巨兽靠近它的一侧。当第二波箭矢击中巨兽的正面时,它咆哮着,踉跄着想要迎战。然而,它只是低沉地咆哮了一声,并没有向前推进。相反,它对着他们不予理睬,用它漆黑的眼睛望向拉撒路。

“干掉它!”休贡大喊一声,跳到桌子后面,然后迅速爬过地板。他迅速绕过蜷缩着哭泣的占星家,然后躲了起来。

桌子。身着长袍的显贵们效仿他,挤在桌子底下;
他为了捍卫自己的地盘而与它们战斗。

拉撒路目不转睛地盯着绕到桌子边上的猪巨人。

他注视着那佝偻的巨人,它张开利爪,展开双翼,继续向前冲去,即便更多的箭矢射穿了它那粗糙而毫无血色的皮毛。拉撒路停下脚步,猛地转身,背靠着墙壁,怒视着那长着翅膀的巨人。目光交汇 飞翔的人与飞翔的野兽 拉撒路摆出了同样毫不妥协的姿态;他蹲下身子,双臂张开在展开的双翼之下,发出了一声恶毒的嘶嘶声。

巨人哼了一声,向拉扎勒斯冲来,挥舞着锋利的利爪,将桌子掀翻在地。然而,桌子还没来得及碎裂 甚至还没撞到墙上 怪物就用另一只爪子扫过挤成一团的人群,将他们翻滚着打倒在地,最终散落成一堆扭曲的残骸。在恶魔利爪的紧握下,休贡看起来就像一个茫然的脆弱玩偶。拉扎勒斯转身逃跑,巨人猛地扑上前去,用獠牙的尖端猛击墙壁。被困的拉扎勒斯缓缓转过身,就在那一刻,他从食人魔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那是埃尔乔的影像,映照在它光滑的黑色眼皮上。拉扎勒斯的头发在野兽污浊的呼吸中飘动。怪物用獠牙将拉撒路夹在中间,抵在墙上。

“救命 救命 飞人。”胡贡被巨兽紧紧地夹在爪子里喘息着。巨兽用獠牙夹住胡贡,把他带到拉撒路身边;胡贡开始咳嗽,同时发出咯咯的笑声,仿佛在这无比恐怖的时刻发现了某种怪诞的幽默。他看着拉撒路,质问他: “是你召唤了这头野兽!你还自称是会飞的基督徒?”话音未落,巨兽就把这个瞪着大眼睛咧嘴笑着的男人从拉撒路身边拽开,把他翻了个身,啃噬他的头骨。

箭矢和长矛如雨点般倾泻而下,拉撒路低身躲过巨兽巨大的獠牙,稳住身形。他冲向双扇大门,却在齐射的弩箭面前停了下来。然而,巨兽紧追不舍。士兵们举起武器,箭矢如雨般射向拉撒路,而巨兽则迅速转身,绕到大厅边缘。透过从天花板不断落下的尘土和碎石,拉撒路透过天花板上的一个大洞看到了繁星;然而,那匆忙移动的巨人挡在他和夜空之间,让他无法清晰地射向星空。

房间隆隆作响,裂缝不断扩大,如同黑色闪电般从天花板疾驰而下,撕裂了大厅的墙壁;墙石崩塌,残垣断壁初现。拉撒路穿过平台另一侧,冲过那三重拱门。那里曾庇护着那些已逝的妇女儿童。突然,扶壁柱轰然倒塌,如雪崩般倾泻而下,碎石将他击倒在石板地上。他翻滚着,挣扎着爬起来,巨兽在石雨下咆哮。他看到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洞,洞里是令人欣喜的黑色夜空和繁星点点的海洋。突然,天空消失在巨兽巨大的展开双翼之后,它正向他走来。然后,它停了下来,吹起一阵巨风。

拉扎勒斯匆匆思索了一下。仿佛那野兽知道他想从那大洞里逃走,并挑衅他任何尝试。拉扎勒斯心想,鉴于猪巨人的速度之快,他恐怕无法在陡峭的上升过程中获得足够的速度,从而躲开它巨大的触手。更何况,拉扎勒斯还想到,即便他侥幸在飞行中逃脱了野兽的利爪,那怪物也肯定比他起跑更快。而且根据经验,他知道一旦飞上天空,就无法逃脱野兽强劲的翅膀。拉扎勒斯想了想,随即把这些想法抛诸脑后,拔腿就跑。

从对峙点向下用螺栓固定在墙上。

他朝着士兵们最初押送他进入大厅的方向疾驰而去;他冲向如今空无一人的入口,那入口通往城堡深处。箭矢穿心的巨人紧追不舍,在飞溅的砂浆中,他迅速穿过一堆堆岩石和瓦砾。就在或许是瞬间,拉扎勒斯冲过入口,入口随即爆炸;崩塌的石块将他抛倒在地。然而,他翻身站起,巨人将头深深地插入走廊,拱起头颅,咆哮着,用獠牙猛击着摇摇欲坠的墙壁。拉扎勒斯猛地向前一跃,奔跑起来,绕过一个拐角,沿着一条蜿蜒的楼梯向下,这条楼梯与城堡下方的走廊相连。他跃到楼梯底部,再次转身,回头望去,只见一大片巨石从楼梯的缝隙中倾泻而下,向他奔来。狂乱的獠牙拨开石块,露出了追击者那巨大而掘地的头颅。大厅的墙壁向外弯曲,天花板也坍塌下来,笼罩着这庞然大物,狭窄的走廊根本无法容纳它的身躯。然而,这怪物依然奋力向前,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大厅。

拉撒路冲下走廊,飞快地掠过他那扇熟悉的简陋大门。

他穿过大厅的曲折通道,绕过一个拱门,停了下来。在他面前,本以为会看到一扇敞开的铁门,却发现一堆堆死去的士兵高高地堆在那里。他走上前去,在尸堆底部附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个红发巨人的士兵,眼神迷离,目光空洞,除了旁边一根断裂的剑柄,什么也没盯着。在城堡崩塌的隆隆声中,野兽的咆哮声震耳欲聋,这促使他赶紧从尸堆里拖出尸体。他一个接一个地搬动死去的士兵,让他们靠墙站好。随着野兽的每一次咆哮,随着它每一次新的冲撞带来的震动,拉撒路周围的墙壁都因移动和崩塌的石块而颤动。当他把挡在门前的死人清理干净后,他爬过剩下的尸体,费力地打开了铁门的门闩,门闩纹丝不动。他用力敲打着门闩,脚下的石板都在移动。随着铁门在坍塌的石砌顶盖下弯曲,砂浆从坑口周围溢出。

“开门!”拉撒路大喊一声,用肩膀狠狠撞向大门。门闩瞬间破碎,门轴从石砌砂浆上脱落;他跌落在一个正在坍塌、尘土飞扬的深坑的坑口上。然而,透过翻滚的瓦砾,一股凉爽的晚风拂过他的头顶,他看到头顶上繁星密布。他挣扎着站起身,纵身跃起,双翼一挥,抓住了深坑的边缘。他把自己拉了出来,稳住身形,仰望东方的天空,那里正冉冉升起一轮明月。

拉撒路吸了一口气,蹬了蹬翅膀,准备飞走;这时,一个基督徒囚犯的声音从坑里传来:“拉撒路,救救我们!”

他转过身,向下望去,只见尘土和黑暗中弥漫着迷雾,囚犯们正挣扎着想要挣脱锁链,并试图将锁在坑壁上的铁链拉出来。

轰!拉撒路的靴子踩在庭院地面上,地面随之震动,这暗示着猪巨人决心要挖穿走廊,追着拉撒路逃出深坑。突然,拉撒路看到基督徒仰面摔倒在地,锁链从摇摇欲坠的墙壁上挣脱而出。与此同时,北方人猛地一脚踹在碎石上,挣脱了镣铐。

拉撒路弯腰站在坑边,拼命挥舞着手臂,大声喊道:“把你的锁链扔给我!”那基督徒把镣铐的末端扔给了拉撒路。拉撒路抓住镣铐,把囚犯从洞里拽了出来,把他推到一边,同时朝北方的人喊道:“现在,是你的了!快点!”

巨人随即甩出锁链;基督徒帮助拉撒路将他拉到安全的地方。

“你们两个快逃!大灾祸即将到来!”拉撒路警告他们后,便冲进了黑暗之中。

北方人跌倒在地,肘部严重淤青的疼痛让他龇牙咧嘴。这时,他看见基督徒举着双手,在地上踱来踱去,试图安抚并控制住一匹高大的白马。受惊的马儿想要冲过去,基督徒却一次又一次地左右闪躲,挡住了它的每一次逃跑。北方人捂着胳膊喊道:“你又要去偷另一匹马了?”

基督徒迅速瞪了他一眼。“不,我要去拯救一匹马,使其免遭邪恶的侵害。”

快起来帮我!

然而,受伤的北方男子只是侧身躺下,继续忍受着疼痛。

砰!他身旁,坑壁向内坍塌,碎石迅速填满空隙,一股尘土从坑底翻滚而出。北方人猛地跳起来,冲向基督徒,急忙说道:

“好吧,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它 以及所有的一切 ”

基督徒将链子的末端扔给他,吩咐他后退,用它组成一道临时的、可移动的栅栏,用来围住那头野兽。片刻之后,他们便将马匹围在了院子的角落里。基督徒翻身上马,扶着同伴也骑了上去,然后策马冲出院子,朝着城堡大门奔去。白马飞驰过城墙,在地上狂奔,蹄声震耳欲聋。

“所以,那个飞人把你从地狱深渊里救了出来!你对此有何感想,北方人?”基督徒从肩后探出头,在隆隆的马蹄声中问道。

北方男子对着呼啸的狂风大喊道:“不,那个飞翔的人把你从光荣的女武神那里偷走了;所以,我猜你的宙斯使者还要再等你一段时间?”

“哦,祂并不介意,”基督徒回应道,“不过,我估计你们的七十七个处女就不会这么宽容了!”

北方人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基督徒,注意你的言辞。”

昔日的矿难囚犯们在月光下的平原上策马奔腾,奔向夜的自由。这时,他们看到一轮闪烁的月亮,以及一个孤独的飞行者的微小但仍然清晰的轮廓,正穿过月亮金色的圆形窗口。

【第十六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